

浙江的诗意

单予晴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在《游山西村》中写下的这个名句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可你知道诗中令陆游迷茫的叠嶂曲水在哪吗？柳暗花明中，浮现在他眼前的又是哪一村？

从古至今，浙江一直是文人笔下繁华形胜、风流秀丽的象征。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甌江山水诗路“四条诗路”，画下一个金文字形的“文”字。

其间，佳句名篇比比皆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

西子湖畔、天姥峰间、天台寺外，或清雅柔美，或气势磅礴，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浙江各地的名山胜水图。

这些诗篇写的都是哪儿，一望而知。而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在于，还有一些明珠，我们儿时便已拾取，甚至熟读成诵，但却少人知晓。

且让我们摘取其中几首，开启一段寻访之旅，移步换景，在途中感受浙江的诗意。

—

回到文章开头，陆游的“山西村”在哪？

请别望文生义，“山西村”不在山西，它其实就在绍兴的乡间。

陆游是在1167年初春，闲居家乡山阴（今绍兴市）时写下了这首诗。

“山西村”的具体位置众说纷纭，有山阴西村、会稽云门西村等说法，主流见解认为应该离陆游故居不远，镜湖三山（石堰山、韩家山和行宫山）一带。

全诗也处处透露出当地的人文风情，颈联中的“箫鼓追随春社近”，就体现了绍兴作为“戏曲之乡”的地方特色。“春社”，二月祭祀土地神的日子，鲁迅的短篇小说《社戏》，描写的正是这种民俗。

陆游回到绍兴，是因支持抗金将领张浚北伐，遭朝廷排挤，入仕以来第一次被免。但此番归家，陆游治愈了不少的“精神内耗”。

陆游的乡居生活丰富多彩。他的三山别业周围十多亩园圃种满了花药蔬菜，像一座带花园的“别墅群”，自给自足之余，还可卖草药补贴家用，正所谓“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陆游平日常食香软粳米，拮据时就凑合一顿糯米饭，吃不到肉的时候，也会提笔抱怨——“今年彻底贫，不复具一肉”，在心里琢磨着丰收时节的饱餐一顿。

闲暇时，陆游就给村中小孩授书传道，为别人看病、施药，还帮忙写写契书、碑铭，参加祭祀赛会，题诗赠与邻人……

乡土农家的淳朴使陆游倍感亲切，重新怀抱希望。归家次年四月，伴着春社鼓箫声，陆游拄杖出门，决定去二十里外的西山走走，这才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双关感慨。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去拜访位于绍兴镜湖的陆游故居，能够看到复原的宋代村景、西村幽径、南园小阁、陆游庭院等，再现了“又一村”诗境。漫步附近的村落，也可从当地乡里人情中感受到“柳暗花明”的心情吧。

二

诗人常常醉心于那山峦重叠、水流盘曲之处。

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南北朝诗人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了。这一句，以动衬静，意境幽远，让王籍在唐代那么内卷的诗歌界里有了一席之地，并且一直被后辈诗人争相模仿，如王维的“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韦应物的“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高明互见。

到底是何处山林能够让王籍偶得妙笔？今天，我们又该从何处听那几声悠远的蝉噪与鸟鸣？

其实，当年王籍作诗处，离陆游故里也不太远。那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一“诗溪”的若耶溪。相传大禹在溪旁宛委山登天梯得治水天书，春秋铸剑鼻祖欧冶子也奉越王之命在此铸剑，西施更于溪畔浣纱，“沉鱼落雁”。

王籍的这首诗，就叫作《入若耶溪》。若耶溪现在叫作平水江，经过改道、修整，线路或有不同，风景依然宜人。

从绍兴府城出发，向东南方向行进，经过禹陵，再沿着平水东江步行，就到了平水镇。这里是绍兴诗路的美丽交叉点，远望若耶溪中游的水库，茶田、树林掩映，西边的会稽山脉与东边的若耶溪遥遥相对。

如果是夏季晴好的傍晚，你会看到在此纳凉的村民、嬉戏的孩童，与溪水动静相生，成一幅最有趣趣的江南图景。

王籍出身于名门望族琅琊王氏，他先后任余姚、钱塘县令，但王籍并无踏实为官的心性，时常纵情山水。作此诗时，王籍正出任湘东王萧绎的幕僚，在若耶溪，他彻底放怀，“累月不还”。

诗歌尾联两句“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暴露了他并不平静的内心世界。

若耶溪畔青山叠翠、流泉澄碧的美景，令终年辗转的王籍产生了归隐之心。

流连忘返的不仅有王籍。李白的“若耶溪畔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孟浩然的“白首垂纶翁，新妆浣纱女”，崔颢的“岩中响自答，溪里言弥静”等，都掩不住他们对这脉溪水的赞美。

三

仅凭一句名诗享誉文学史的诗人，除了王籍，唐代诗人张志和也算一个。

他用一首渔歌名震诗词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词中两岸红桃、春江上涨的图景诗画一体，韵味十足。

“西塞山”在哪？

“塞”在古汉语中有险要之意，“西塞”在古代指西边要塞、城池、山寨等。这个地名听起来很“边疆”，和渔歌词中的江南景致好像搭不上边。

其实，张志和写的西塞山，位于浙江湖州。“白鹭鳊鱼”“桃花流水”，这是张志和为湖州写下的最美宣传语。

张志和归隐在太湖一带，“浮三江，泛五湖”，自称“烟波钓徒”。他在湖州吴兴结识了书法家颜真卿、和尚皎然，还有茶圣陆羽。

颜真卿曾在湖州举办过一场汇聚众多嘉宾的风雅集会。与当年王勃醉书《滕王阁序》一般，张志和在会上挥毫唱和，五首《渔歌》一气呵成，在场众人无不叹服。

如今，走进湖州市吴兴区妙西镇，我们仍得以一见西塞山真容。一道连绵的丘陵，虽已无法确定哪座山头才是张志和当年所指，依然可以感受那番渔趣趣味。山前流水潺潺，林木葱茏，每年3至10月，都会有大批白鹭嬉栖于一旁的白鹭谷景区，干亩桃园成片绵延，复刻渔歌妙境。

妙西镇霞幕山中还隐藏着著名的陆羽古道。茶圣陆羽长年隐居苕溪之畔，曾在此寻茶觅道。漫步其上，可能你的脚步在不经意间就与当年张、颜拜谒陆羽的足迹重合，或到茶圣墓追忆谒拜，饮三癸亭清茶一杯，让喧嚣在刹那间散尽。

当然，我们还可以学张志和泛舟太湖。他常乘舴舻小舟拜访颜真卿，颜真卿想为他换一艘新船，他却只以“愿以为浮家泛宅，沿溯江湖之上，往来苕雪之间”回应。

四

说起“舴舻舟”，可能不少人会想起

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舻舟，载不动许多愁”。

“舴舻舟”指的是形似蚱蜢的小船，是古诗词中形容小舟的常见说法。张、颜两人有“苕雪两溪之约”，李清照则有闻名千古的“双溪”之愁。

令李清照想要泛舟游春的“双溪”又在地何？

这首《武陵春》，写于1135年春，李清照避难金华已有一年。义乌江、武义江合流为婺江，两江会合处有一片三角洲，叫燕尾洲，古时候就叫“双溪”。据说李清照借住在双溪北岸陈府。

金兵进犯，李清照历经南渡、丧夫，后又误嫁匪人张汝舟，蒙受离异、牢狱之灾，曾经沉醉忘归，“误入藕花深处”，“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的烂漫少女李清照，此时已年过半百，身心俱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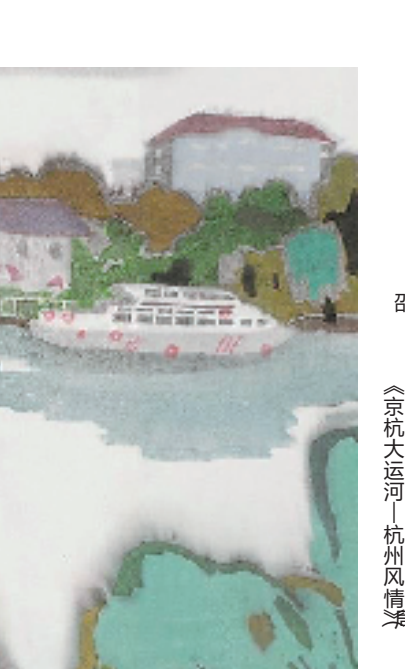
幸好，金华的风物名胜和当地百姓的热情好客宽慰了这位忧伤的女词人。避难金华后，李清照的词作愈发气势豪健，言辞更为鲜明耀眼。愁绪沉重的《武陵春》后，她写下《题八咏楼》，“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一句，气贯长虹。

李白也曾在赠友人的诗中，想象过双溪：“径出梅花桥，双溪纳归潮。落帆金华岸，赤松若可招。”双溪古渡口“梅花晚渡”，如今是婺州古城十景之一。初春时节，渡口的江风静拂岸边梅林，右侧宏济桥上车水马龙，一动一静，妙趣横生。

渡口附近屹立着一座千年城门赤松门，登临远眺，脚下城市、远处山峰尽收眼底。城门后建于北宋的万佛塔，与江东岸的古渡公园隔江相望。江上横跨一道九曲回环的彩虹“八咏桥”，漫步于桥上，我们得以望见以双溪为中心的金华核心城市景观，林立高楼与滔滔江水默然相对，见证着这座城的变迁。

浙江的诗性之美源远流长，从山川水景到民风土俗，点滴之间皆有诗韵。正是这独一份的江南魅力，让许多文人墨客乐于驻留在此，留下那些宝贵的诗篇。一一串联起来，组成了浙江千年诗脉。

浙江的一城一地、一山一水皆如浩瀚诗词，看不尽，读不尽，悟不尽。唯愿这份浙江的诗意能够不断延续、传承，成为一份永无止境的人文财富。



邵蓓艳

心香一瓣

有爱的掌门人

傅通先

“爱康总部要花落杭州了！”

这个喜讯着实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因为：创办了爱康控股集团的邹承慧不仅与我一同出生在江西南康三江乡，而且同是南康中学的校友。2018年春，在南康中学创办八十周年校庆大会上，我俩都作为杰出校友在主席台就座，并一同发表了感言。

“爱康”作为我国一个重要经济实体项目落户杭州，不啻一只羽翼丰满的金凤凰来仪天堂。

巧的是，邹承慧的父亲邹裕文、一位当了30多年小学校长的优秀教师，也是我东谷小学的老师。父子皆校友，两代成至亲。

邹承慧1974年生于三江乡老邹屋，与《资本论》的翻译者郭大力邻村。郭大力走路看书踩牛屎的发奋轶事，一直是乡人刻苦读书的楷模。

邹承慧从小酷爱读书。少年时就读遍了父亲的几百册藏书，连医学书也悉数看完。上小学时的假日，承慧与小伙伴玩得正在兴头上，他往往戛然打住：“别玩了，我们温习功课去吧！”其自制力与学习的主动性可见一斑。

可是，上初中时担任团支部书记，额外的社会工作让他成绩下滑。时刻关注承慧学业的父亲，立即采取措施，指导儿子成绩迅速攀升。

邹承慧的母亲刘罗秀聪慧、慈爱、坚强。13岁时父亲不幸亡故，母亲神智错乱。刘罗秀稚嫩的肩膀挑起了侍奉母亲、养育三个弟妹的重担。

父母成婚后，一字不识的母亲竟然被举荐当了生产队的会计。她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把一切钱财出入数据全印烙在脑子里，晚上再让丈夫记账。而且，她以自己的大度和凝聚力，把整个家族牢牢黏合在一起。

双亲为人处世的优秀品质，让邹承慧从小受到了良好的熏陶。

在南康中学高中毕业时，父母指望他报考师范学院赓续父业，叔叔也笑言：“你能上个中专就不得了！”

可邹承慧上学的南康中学是一所名校，学子多非等闲之辈。他超越长辈的期望，一举考取了湖南大学。

大学求学期间，邹承慧就有了商

业头脑。他常以3折的价格运来岳麓出版社的库存图书，在校园以8折价出售，往往能一月盈利千元，而那时其父教书的月薪才300元。

1997年，邹承慧大学毕业后进入江苏江阴银行系统工作。2001年毅然摔掉“金饭碗”转战商海，随后又进军群雄逐鹿的光伏业，并于2006年创建爱康控股集团。

“爱康”，爱故乡南康，爱母校康中，蕴含着邹承慧浓浓的爱恋桑梓的情结。

5年后，爱康科技作为国内首家太阳能配件公司正式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经过三次重大战略转型和四个五年规划，集团目前成为新能源制造、新能源服务、高端金属制造的行业领军者。

邹承慧常说：“一个人最终的价值，不是以金钱来衡量，而在于你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他始终以满腔情愫报答桑梓，回报母校，心系黎民，报效国家。

2011年，他捐款200万元，为三江乡斜角联办高小建教学楼。2014年，他向南康中学捐款400万元。2015年他建立赣州教育基金，并捐款400万元扶植教育。2016年，他为南康公益捐资400万元修公路。同年，他率先为湖南大学爱康教育基金捐赠2000万元作初始基金。

今年清明节前夕，我回乡扫墓。邹承慧又盛情邀我去参观他位于南康境坝的赣州基地，让我更深切感受到这位为事业每晚只睡五六个小时的杰出企业家的干劲、成果和情愫。

不久前，我与邹承慧在杭州未来科技馆会面长谈。他说：“我能与你共同生活在美丽、富饶、有灵性的城市，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也一定会在杭州为发展新能源、减少碳排放、为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竭尽所能！”

临别时，邹承慧再次提出：“我想每年出资5000万元，建立乡村振兴慈善基金会，聘请你担任名誉会长。”我说：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我愿尽绵薄之力，唯一的要求是不收分文酬劳。

孔爷

王汉龙

那天，我跟小亦说：但凡有亲戚、朋友去世，我都会第一时间把他们的电话或者微信删除，唯独孔爷，仙逝百多日，他的电话，一直舍不得删掉。以至于某天中午，有事打电话小孔爷，半天没人接，后来我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打错了电话，所拨的号码是老爷子的。

孔爷就是孔子75世嫡长孙孔祥楷，我习惯这么称呼他。我还是在摆书摊的时候，就知道有个孔爷，但真正认识他，却是在书店搬到孔府边上以后。那时接触不多，在某些活动场合上看到，叫声孔爷，打个招呼。偶尔在他住的小区见到，他总是在笑着说：“又来找我唠嗑喝酒了吧。”

孔爷偶也来书店看看，有喜欢的书就买两本，我说送他，孔爷也总是开玩笑地说：“这个太便宜，下次好的再送！”坚持付钱。有时我不收，他还是差张老师、小昕等送来。

有时我找到有价值的文献，飞哥写文发表后，他看到也会特意来。比如我有一份道光十八年(1838)孔氏南宗家庙招收孔生的执照，见报后他就让盛主任来买去收藏。

但很多时候他买去不是自己收藏，而是转手送给有需要的人，或者捐了出去，比如一册民国时期《衢州风景画讲义》，他认为很有价值，就牵线在《衢州日报》上连载，全部发表后又把原件捐赠给衢州市档案局；又比如某次他买了套杨继洲著《针灸大成》，转手就捐赠给了衢州市中医院……

孔爷不仅买，还都在我报价的基础上加钱，我说五百，他给一千，我说一千，他给一千五，我说两千，他给三千，如此种种，以至于每次去看他，他问我又收到什么好书时，我都不敢告诉他……

书店开在孔府边十几年，客人来时，我经常带他们去孔府参观。韦力老师来衢时，我依旧陪他去了孔府。韦力老师在文章中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我只是跟工作人员招招手，我们未曾买票便进入孔府参观……”

孔爷看到这篇文章后，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把孔府后花园的密码告诉了我。游客进孔府一律要买门票，孔爷这样做是用他的睿智提醒我，给我开“后门”，我便不再光明正大不买门票走前门了。

孔爷很忙，拜访他的客人又太多，客人走后，他还要工作，我不敢贸然打扰他。但有时还是忍不住要去看看。若是他在忙的话，我打个招呼就走；若是没客人，我就边上坐会儿，聊几句，以至于夏天的棒冰，冬天的烤番薯，煮茶叶蛋都吃了不少。有时，孔爷还会让我多带几个，给老婆孩子。

如此慈善的孔爷，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怕他，直到某次他要吃棒冰，我说太凉了，孔爷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着实也把我吓了一跳。有几次，我出去访书，他也总是批评我这周关了几天门，干嘛去了！我未曾想到，他每天都在关注着我的书店。

方姐说了很多次，让我帮她求个孔爷的签名，我一直不敢，我想想，还是怕他的。因为我自己都没敢开口求他老人家的字。直到有一天，陪鄞老师、飞哥去看孔爷，孔爷高兴，给他们每人写了幅字，也给我题了幅“青简社”。

2020年9月的一天，张继新来电说孔爷找我。我去了才知道，孔爷要送我一幅画，不仅要送画，还要写字。他问坐在边上的庄老师说：“给汉龙写点什么呢？”庄老打趣着回他：“你出口成章，一肚子墨水，随便写什么都是好的。”

于是孔爷就把我的书店，还有孔府后花园行人阅读点的事，题在了画上：“开书店人不少，但开旧书店的人不多。一是旧书利润薄；二是旧书很难找。其实，旧书店比新书店辛苦，那破破烂烂一大屋子真像垃圾堆一样。店内不乏珍本，我就在你店买了一套《针灸大全》，这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后来有人封你一个官，谓行人阅读点副点长，这叫什么官！点长被庄月江抢先了。‘行人阅读点’很有意义，把这件事做好了。王汉龙朋友存 孔祥楷庚子·秋分”

庄老与张继新老师帮我拍照片留念，并说：“孔爷好久没写这么多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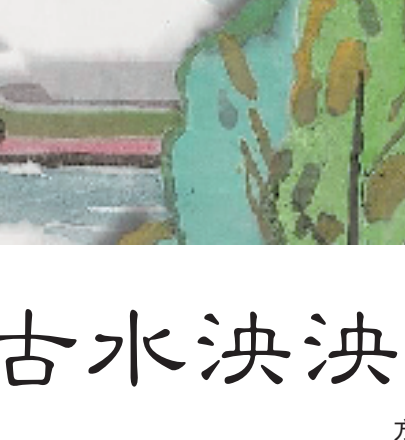
记录至此，不免有些伤感，更多的是遗憾！当时曾跟孔爷约好，我要印刷一批吴道子绘制的先圣肖像照片的文创给庙里，可是因为我的拖拉，至今未能实现。而孔爷，却再也见不到了……

履处留痕



古水泱泱 世遗之光

方 刚



居，开枝散叶，擘画出松阳县域的建构。

晴天，绵长的松阴溪上吹拂着浩浩天风，布散着灿灿阳光；雨日，蜿蜒的松阴溪上飘洒着绵绵细雨，蒸腾着蒙蒙雾气。溪水唯有以滔滔的水声，回应着天光云影，招呼着阔叶水草，不知疲倦地奔流向东。可别小觑了这表面乖顺的松阴溪，在历史上也曾上演过河道变迁、县治迁徙的骇人悲剧。追溯松阴溪的前世今生，探赜索隐向何方？

在松阳县水利博物馆，我叩开了解读历史文化密码的大门，翻开了这沉甸甸的水利史书。面对着这无数的文字、图片、实物，我被深深地震惊了，松阳先民们那自强不息、务实创新、重整河山的伟大精神，在碧波间述说，于浪涛中闪光……

松阳县水利博物馆，一座长形体和弧形体组建而成的美筑，浙江省唯一的县级水利博物馆。它移山缩水于一馆之中，它追文溯史于六厅之内。

目睹纸质泛黄、墨色暗淡的榜文告示，我第一次阅读到了“通借圳基”征地，“七三利害”立项，“民办公助”“全民共建”